

魏高翔◎著

于均◎绘图

# 拜访

东方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拜访/魏高翔著.-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8

(锋刃文丛/黄杉果主编)

ISBN 7-5060-1898-5

I.拜… II.魏…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39798 号

## 拜 访

---

作者:魏高翔

选题策划:泰瑞华星文化

责任编辑:林敏

装帧设计:红美人工作室·范晓莉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100706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印刷装订:北京平谷大华山印刷厂

出版日期:2004 年 8 月第 1 版 200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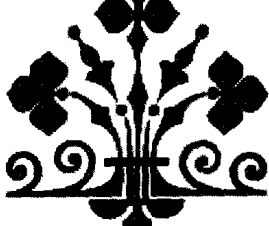
印张:13.375 插图:20 幅彩色画 字数:240 千字

印数:1-10000 册 定价:25.00 元

---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有奖举报电话:(010)65251359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 第一部分 这样不行

这样不行。

他们是在一次去康西草原骑马的活动中认识的。那天阳光灿烂，白云柔软，虽然草原并不像人们想像的那样，绿草及膝，但是大片大片的绿地毕竟称得上一望无际。选马的时候，她挑了一匹模样漂亮，据说性情温顺的黑马。开始，一切还都顺利，就是后来也没出什么大事。只是该马可能是因为哪里搔痒，也可能是其他原因，每走几步就要跳一下，就好像我们进行队列练习的时候，因为步子与口令不对而要颠一下，趁机倒一下脚。黑马跳得不高，动作也不剧烈，但是每走几步，就这样颠一下，搞得漂亮的女骑手，一惊一乍，惶恐不安。回去换马就得离开大家的队伍，不换吧，又怕得厉害。见此情形，他主动请求与她换乘，而她出于感激一直与他同行，和他聊天。在接下来三天的相处中，她发现他不仅很体贴，谈吐也还有趣。于是，两人便相爱了。现在这位女骑手正跃马扬鞭，驰骋在想像的辽阔草原上，嘴里还得儿得儿有声，状极潇洒。只是她温暖的跨下并非那匹黑色的骏马，而是，怎么说呢，我们权且称之为董永，那位与她换马而骑的陌生男士，他躺在卧室的床上，对她的请求说，这样不行。

董永说，这样不行，并非意指她穿着裙子把他当马，把光线幽暗的卧室当做草原来驰骋不行，也不是说性爱活动中的女上位不行，而是说，她要搬过来与他同住这种安排，他不同意。

在情人间的打闹嬉戏中，她刚刚占得上风，并且在纵情驰骋的间隙，就是刚才了，提议说，要退掉她租住的房子，从此搬过来住。她说，每月花一千多块钱租房又不住太浪费，干脆退掉算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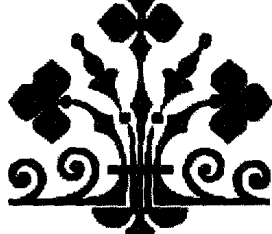
那我们就算同居了？董永说。

算什么无所谓，反正我就住过来了，行吗？

这样不行。

怎么不行？

我看你还是别退掉你的房子。



女骑手不再纵马奔驰,而是改为信马由缰。她疑惑不解地注视着她亲爱的马儿连连发问,为什么,为什么?她想再次强调她花钱租房却很少住的理由,见董永侧转脸,目光望向窗外(因为挂着窗帘,所以,他实际上只是望向窗户的方向),一声不吭。意识到事情并非如她想像的那样理所当然和简单清楚,她侧身下马,坐在董永身边,用她刚才持鞭的玉手推了一下董永的胸部,你什么意思呀,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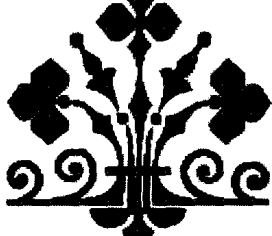
从两人第一次上床以后,她便常常来董永这里过夜。开始因为矜持,还只是一周一次,然后第二天走人。但是渐渐两人因情浓欲炽而缠绵起来,她便几乎天天都来。虽然她自己租着房子,有时也因为加班或是有事偶尔回去住一下,但是大体来看,两人的同居早已成为事实。形成这种局面也并非花儿单方面的热情或强求,董永白天给花儿打电话,问她今天来不来,问她明天来不来,早晨分手时问她回来不回来。而她来到之后,董永表现出的周到和热情,他在床上从不疲倦的要求,他在绵绵情话中吐露出的对花儿到来的感激,都使花儿觉得这就是一种标准的恋爱,一场真正的恋爱,并且正是所有恋爱的最好阶段。如果两人谈婚论嫁还嫌有点早的话,那么,花儿提出同居,根本不是一种出人意料强人所难的要求。甚至严格说来,花儿提出的请求也只是有点类似同居的请求,实际上,花儿只是对两人同居过程中一方的私人事务,比较枝节的私人事务,向董永通报一番。

花儿是上海姑娘、南京姑娘、杭州姑娘,或者是苏州姑娘?总之花儿的家在南方大城市,大学也是在南方上的,现在在北京的一家公司里做产品推广,虽然在北京做事已经六七年,收入不错,但是仍然租着房子住。相爱之初,一切都得边走边看,但事到如今,两人情投意合,彼此需要,同居已成事实,每月再多花一千多块钱租房,毫无理由嘛。

见董永默不作声,花儿感觉事情有些不妙。过去的恋爱经验使她懂得,董永的反应不合常规,而且这种敏感话题中的沉默往往漂浮着不祥的阴霾,在花儿的困惑担忧中,董永的沉默就显得时间过长。你倒是说话呀。

董永从床上坐起来,穿上拖鞋,说你别误会,我们慢慢谈,我先去沏点水。经过花儿身边的时候,伸手弄乱花儿的头发,到厨房里去了。

夏天,(如果是正常时间下班),董永走出大厦的时候,透过林立建筑,还可以看到城市西边片断的晚霞。他走出大厦的旋转门,扑面而来的是街上的车水马龙和市声喧嚣。公共汽车停靠进站了,车门打开又关上,人们下来又上去。只是车门的开关缓慢迟疑,总比你预期的要慢一点,好像吞吐有些



困难。街灯、路灯以及各种店面和广告的霓虹，很快就要相继点亮，彻夜闪烁。他乘电梯从楼上下来，走出旋转大门。

到了周末，董永打电话给花儿，或是接到花儿的电话时，总会有一个共同关心的问题被提出来。有时，他们会异口同声，甚至连用词和语气都一样。每当这时，电话里便流动着一股股绵绵情意。

每当他们碰巧做出同样询问的时候，花儿便会笑出声来。董永抓紧话筒，浑身沉浸在冰镇可乐一般的凉爽甜蜜之中。花儿的笑声，女人在恋爱中的笑声，为情偶的话所引发的笑声，总是使董永格外幸福和动情。

公司里的星期五下午，私人电话的铃声不断响起，有人会跑到会议室里往外打电话，有人接到电话会拿着手机跑到阳台去，有人则干脆在自己的座位上讨论周末的安排。人们手持电话时的喁喁低语和温柔的嗓音使整个公司的办公室都充满了暧昧的气氛。管理人员还能坚守岗位，但对员工的涣散也只好装作视而不见。人们打过电话之后，还要聚在一起，开开玩笑，聊上一会儿。总之，周末到了。

正像周末通常在周五的下午就已经开始一样，董永和花儿的安排也同样具有这种将僵化的时间划分贯穿起来的效果。夜晚活动的序幕总是从下午就已拉开，而日常生活中的浪漫意趣，并不只是局限于某个特定的时刻，它们总是弥漫开来，将白天枯燥的打工生涯洒晕成他和花儿共同生活的背景。

董永抓起电话，很快地按键，电话通了。生活立刻就向他展开了那不确定的秘密魅力：喂，喂，花儿吗？今晚去你那儿还是到我那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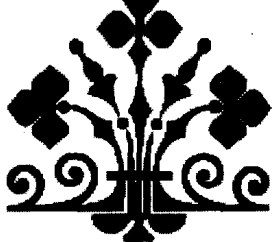
大厦里面的中央空调，把空气搞得如此凉爽，以至于得感冒两次以后才能适应，有些女士甚至在公司里还准备了一条长裤，她们穿着裙子上班，一到公司就把长裤换上。现在董永猛地一下来到外面，就好像突然闯进一个大大的澡堂。空气湿热，触手可及。董永额头、脖子和腋窝的汗水马上就流了出来。他掏出一支烟来点着，深吸一口。

董永知道，也能想像，见到花儿之后一切将会怎样，甚至去她家路上的街景他也已经熟悉。见面地点已经不需要再详细讨论，他只要说我去接你，就等于确定了时间和地点。

好吧，见面地点就在一座行人过街天桥的下面。天桥是南北方向，他应该在北侧的便道上等她，这意味着今天晚上是董永去花儿家。见面之后，多半会去街角的一家麦当劳，吃饭和打车的费用将由花儿承担。董永将在她

拜  
访

009



租住的房子里过夜,直到第二天一早,他们再一起出门上班。分手的时候,花儿就要钻进出租车了,她回过头来,将右手握成拳头,举向耳际,示意董永白天的时候电话联系。

来到麦当劳的门口,董永会急走两步,抢在花儿前面,为她推开那稍稍沉重的玻璃门。店里的空调凉爽宜人,大杯可乐里会有许多冰块,花儿也会表现出女性的体贴关怀。讨论吃什么的时候,花儿慷慨大方,软语商量,凡有决定都会问过他的意见,甚至对于麦当劳里不能抽烟不能喝酒的不便,花儿也能表示理解,说等去你那儿的时候,我们再吃炒菜吧。

董永沏好茶水回到屋里,发现花儿不在卧室的床上,而是端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小小的坤包放在身旁,看样子是等董永说完最后一番话,就会摔门而去。花儿的这种做法其实还是一种姿态,即使是真正分手也没那么容易,不会像摔门而去这么简单。因为两个月来,她源源不断地往这里拿她的日常用品,拖鞋、睡衣、化妆品、书籍、CD,以及卫生巾等等的东西,她不可能就这么清清爽爽地一走了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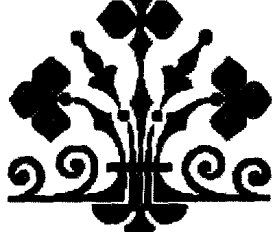
董永索性将沏好的茶水又端到客厅,将茶水放在沙发前面的茶几上。望着已经换好衣服的花儿,董永说,你知道我要说什么呀。花儿淡淡地说,不知道。

花儿也试图平和一点,或者说,花儿觉得在没谈清楚之前,也没必要把气氛搞得太过箭拔弩张,而且从董永的话里,也还看不出有什么更多的意思。花儿心里暗自忖度,也许董永另有女人?或者他对我已经厌倦了?也没看出他想和我分手的任何迹象呀。花儿甚至想到,如果董永,如果另有女人,如果他让我和另一个女人分享他的话,是否受得了。我受得了吗?我受不了,我不能接受,起码口头上不能答应。

董永坐下来,拉起花儿的手,放在自己手里。我离过婚,董永说。我知道,花儿说。这就是说,我结过婚,董永说。废话,花儿连忙跟进。

在草原上骑马的过程中,在边骑马边聊天的时候,董永就已经讲过他的婚姻状况,他只是提到,他离婚了,现在一个人。两人相爱后,花儿曾试图劝他讲讲他婚姻中的问题或是故事,但董永也只是简单讲讲大概的过程,至于细节与感受倒从未涉及。对花儿来说,董永的过去被董永讲得如此简单而不可信,以至于董永变得不是更了解,而是更神秘了。花儿以为,现在,董永,就要揭开他婚姻历史或是现状中骇人听闻的秘密了。

这么说吧,董永说,我对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关系非常满意,我喜欢你,也喜欢你来我这儿,你提出同居的想法也让我感动,这毕竟使我们的关系更牢



固更紧密了。讲到这里，董永停下来。

但是呢，我知道你就该说到但是了，花儿接茬儿道。

没什么但是，你耐心一点行不行？

行，我听着呢。花儿故做心平气和地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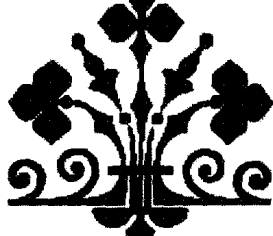
董永站在大厦前面的小广场，伸手掏出打火机，正要将烟点着。旋转门还在缓缓旋转，玻璃后面正有一个身穿西装，打着领带的模糊人影，正在推动旋转门上粗大、沉重、闪亮的扶手。旋转门两侧的深茶色落地玻璃上，汽车行驶霓虹闪烁的影子正在频频晃动。一辆切诺基汽车正在小广场东侧的停车场上倒车。汽车发动的声音，黑色的车体在向后移动，从这里看不到开车的人，但是车子倒得果断准确，气定神闲。两位公司职员打扮的姑娘，正在犹豫是否要在切诺基后面跑过。

董永从公司所在的大厦出来，穿过小广场，转到一条小马路，在那里上了出租。一路上和出租司机聊了一会儿。出租司机火气很大，报怨交警，报怨公司的管理，报怨市政建设，到激动的时候就以乱骂一气做总结。一路上，话题磕磕碰碰，刚刚聊得不错，气氛开始融洽了，但你却已经到达目的地。你说，到了，到了，就在这儿停吧。

通常他在天桥的南侧下车，然后在路边买一份《环球时报》，一份《精品购物报》，他一边走上天桥，一边了解国际形势。《精品购物报》是为花儿买的。他拿着一摞厚厚的报纸，打开较薄的那一份，走上行人过街天桥。过街天桥的台阶宽大平缓，台阶两侧还有平坦的斜坡，方便骑自行车的人推车上桥。桥下，来来往往的出租车、公共汽车和各式各样的汽车交错驶过。有时他来得早了，就会站在天桥的中间向下面的街道看上一会儿。远处的汽车几乎处于静止之中，而桥下的汽车则钻进钻出，它们迅猛突然，匆匆忙忙。车辆驶过扰动空气和轮胎飞速压过路面发出的刷刷声十分清晰。它们刷、刷、刷，刷刷地驶过。

他向花儿所在的大厦眺望了一下。深蓝色的玻璃幕墙在夕照之下，只有些蒙胧的云影和稍稍有些扭曲的周边建筑的映像，而建筑物米黄色的外墙因为被还十分强烈的光线照射，在灰蒙蒙天空的衬托下还显得有些生气。

我看过一本小说，董永开始说道。小说讲的是一个男的与一个女孩相爱，一直想结婚，但一开始，女孩因为种种顾虑没有答应，到了小说的最后，



女孩最终答应嫁给那个男人的时候，那个男的不干了，他的理由是出于这样一个设想，他把这个设想叫做拜访式婚姻。大概意思是传统的婚姻有许多问题，而拜访式婚姻正好可以解决或是避免传统婚姻里的这些问题，并且最主要的是，拜访制可以使爱情历久长新。

什么婚姻？花儿问道。

拜访式婚姻。是这样，两个人相爱以后，不论结婚与否，两个人不住在一起，而是仍然各自住在自己的家里，只在需要的时候，才聚在一起。

这有什么？恋爱时，谁不是这样？花儿说道。

是，但是人们相爱以后，无论时间或长或短，只要感情到了一定程度，客观条件也允许，两人就会考虑住在一起或者结婚。是不是这样？

这很正常。两人相爱就要结婚，如果暂时不能结婚，也可以先住在一起。

但是人们的爱情总是很快就消失了，以至于人们总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婚姻中的问题和失败的婚姻，使很多人对婚姻心存畏惧。

嘿，我说岔了。这么说吧，拜访式就是相爱的两人在感情已经非常成熟，客观条件也允许的情况下，他们仍然自觉地拒绝同居，仍然各自住在自己的家里。从拜访式婚姻的角度来看，同居和结婚并无不同，同居可以说是变相的婚姻、婚姻的过渡或是暂时的权宜之计，而同居对两人感情损害的可能性与婚姻是一样的。拜访式的核心要点，就是不住在一起。其实也就是不每天住在一起。

就这么简单？花儿问。

大概是吧。

那你早说呀，我还以为你不要我了呢。花儿如释重负。

怎么会呢？我还没要够呢。董永说着，一脸的坏笑。说完董永起身，回到屋里，拿着烟和火机回来，坐下，把烟点着，然后看着花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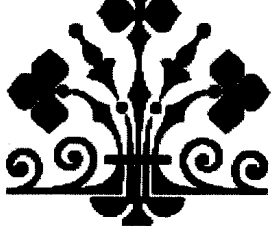
你是说，我们也采取拜访式？花儿看着董永。因为觉得刚才的疑虑和担心多少有些消退，心情放松起来。起码，这不是花儿刚才还满腹疑虑，面临分手的局面。

花儿离婚不到两年，虽然种种伤痛早已平复，虽然两人近来如胶似膝，但花儿不想过早考虑再婚，所以两人不管如何要好，却不曾谈婚论嫁。

但是两个人相爱，就要求住在一起，这是自然而然的呀。花儿说，噢，两个人相爱，却偏不住在一起，这不是有病吗？

时下的年轻姑娘开始喜欢短打扮。她们光洁的肩臂看上去赏心悦目，闪烁着青春滋润的光泽，有些背心的下端距离腰带还有窄窄的一条缝隙，于摇





摆扭动之际更透露出无限春光。当你处身便道的人流中，背景是自行车、树木和一家家的店铺门脸，前后左右的青春肩膀总是混在各色人等熙熙攘攘的人流中，而在天桥之上这四五十米的距离内，有些时刻就变得微妙奇特。

我是说，当你刚刚走上天桥时，天桥上还空荡荡的，只是一瞬间，对面便有一位苗条的女孩信步走过，她迎面向你走来，目光自信地向前平视，视你如无物。她脸庞洁白，嘴唇红润，肩头在夕照的阳光之下，形成一个润泽的高光，她娉婷走来，清高傲慢，冷艳逼人。此刻，这开阔的平台好像成了这位陌生女孩的T型台，而你则是为这城市选出的惟一观众。你还有特权，可以在这里，近观黄昏时分天光之下的行走表演。她缓步向你走来，因为意识到前面有观众在场，更走得摇曳生姿，仪态万千。她的腿笔直修长，光脚穿着只有几根细细带子的凉鞋，你可以清楚地看到，她每一次迈步，脚掌和脚指那难以言喻的美妙律动。你意识到，她早已飞快地扫视了你一眼，然后就目不斜视或眼帘下垂。是的，她胸前挂着手机，造型小巧，技术先进，在她行走的时候，微微翻转跳动。当她与你交相侧过时，你还可以看到她洁白精巧的耳部还插着耳机，耳机线松松下垂，连到她挎在臂弯的小包里。

董永总是禁不住，还要看一下她的后背，看看她后背的形状，看看那两片肩胛骨是如何地幼稚和无辜，那种隐藏在性感背后的性感，那种含蓄的起伏，那种和衣衫形成对比的肉体肌理。所有这些坦白、直率的外露，正好构成一个美妙已极的谜面，暗示着其他部分意蕴更为丰富和曲折起伏的谜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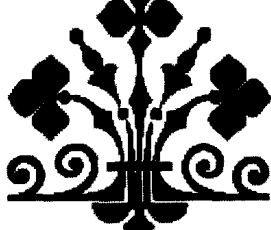
还有什么？花儿问道，除了不住在一起还有什么？

两个人的经济是完全独立的、分开的，同居和婚姻都有可能意味着两个人挣的钱合在一起花。这意味着，想要结婚的人们，在寻找结婚对象的时候，就已经把对方的经济状况考虑进去，如果一个男的，没有房子没有车，就像我吧，女孩就不会嫁给他，还有，当一个女人已经不爱她的丈夫想要离婚的时候，就会考虑能不能分到他的财产，如果离婚会使她生活水平降低的话，她就有可能忍气吞声。

你这样举例不合适，花儿插话道，男的也有找富婆的。

我同意，但是你知道我的意思，传统婚姻中，经济的考虑往往掺杂在爱情中，使爱情变得不那么纯粹，但是拜访式要求两个人的经济完全分开，谁也不要指望谁。

你挣得还没我多呢，我指望你什么了？



是，是。就是说我们今后也一样，双方的经济完全独立，各自计划并决定自己的花销，无论是大件购置还是日常开支，都是各自支配。就是说，我们的钱不会合在一起花，比如说你出两千买个电视，我出两千买个冰箱，然后我们一起合用这些电器。明白吗？

明白。

就是你有一百双鞋了，还要去买第一百零一双，不管我会怎么想，我都无权过问，无权干涉。就是你将来成了百万、千万的富婆，我也不会让你买一个别墅送给我，董永说。

你的意思其实是说，就是你有钱了，我也不要指望你送我汽车什么的。是不是？

没错。

董永从大厦出来之后，乘出租车来到约会地点的天桥附近。他在出租车上和司机聊了一会儿，下车后，买了两份报纸，走上天桥。在天桥之上，偶尔会遇到、看到，胸挂手机，头插耳机的时髦少女。和她们交相错过之后，他来到这天桥的北侧，站在一家音像店的门前，等候花儿。

音像店的左侧是家服装小店，再往左是家药店，药店往左是家美容美发店，音像店右侧是家饭馆，再往右是一家工商银行，然后是一家农业银行，然后。总之，这里是北京市区一条十分普通的街道，一些诸如此类的店面。公共汽车站牌下，人们不动声色地聚散离合。年轻人从店里进进出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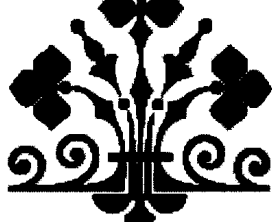
有时等得不耐烦了，就用手机打到她的办公室。花儿总是说，马上，马上。

花儿在远处出现的时候，有时相距还有五六十米，其实谁也看不清对方脸上的形状，更别提表情了，当他们看到对方，或者说，当董永看到花儿，他总是要笑一下，然后向花儿挥手致意，每当花儿看到他招手，也会挥动她的手臂，董永知道，她的脸上也浮动着生动起来的笑意。

花儿出现了，在远处向他挥动手臂，董永收起报纸，一边向她那里走，一边向她挥手。

北京为了向国际化大都市看齐，除了一夜之间盖好的许多华美大厦之外，道路的改建、扩建工程也是此起彼伏，刚刚建成的如同戈壁滩一样宽阔的马路，转眼之间就已经车水马龙拥挤不堪。金属的河流总是趋向于越流越慢。

相爱之初，两人常常相约逛街。电话里约定见面地点时，情人之间不免



会约在某个路口。比如，他们约在东单、西单，宣武门或是崇文门，那就约在东单吧。当董永在电话里说什么东南角，西北角，或者说什么路北的路东，路南的路西时，花儿总是打断他，你别跟我说什么东南西北好不好，我根本就找不着北。你跟我说地点、建筑物、商店什么的行不行？于是董永换个思路，说那我们在东方广场斜对面的那个路口，好不好？

约会时间，董永来到东单路口的东南角，在不知是为什么节日准备的花坛前面来回溜达，因为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董永开始怀疑，花儿是不是把东方广场对面的路口，理解为紧挨着东方广场的路口。因为实事求是地说，从东方广场西北角的门口到路边还有一段距离。

于是，董永向路口的其他方向眺望，这个董永前半生非常熟悉的路口，现在突然变得如此之大，如此宽广，如此空旷，几乎就像一处一望无际的平原。

董永站在东南角的便道上，向其他两个路口了望，马路西侧，有东单体育馆，在高高的金属铁丝网里面，有些人在来回跑动，打篮球的，踢足球的。向北望去，他看到地铁出口的黄色建筑，仿佛一个玩具般的小房子。西北角，东方广场安静地矗立在远方，这段距离，或者说这个豪华奢侈的路口，为观看东方广场建筑群全貌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角度，它们比肩而立，向王府井那边绵延过去，整齐崭新的玻璃窗和墙体，看上去美仑美奂，赏心悦目。

正在这时，董永的手机响了，他掏出手机，一看是花儿打来的。花儿的声音有些急躁，有些不耐烦。我到了半天了，你在哪呢？董永说，我在东南角呢，你在哪呀？花儿说，你不是说在东方广场的对面吗？董永说对呀，对呀，我说的就是东方广场路口的对面，你在哪儿呀？花儿说，我就在东方广场这儿呀。

董永抬起头来，移动着，向斜对面东方广场那边看去，但是当他的目光越过东单路口的时候，那边的行人或站或走，小如蚁状，董永根本无法在那些散布各处的行人里发现或确定，哪一个才是与他约会的花儿。他极目远眺，力求在行人中，从服装、从高矮胖瘦、从性别上，从动作姿态上辨认出花儿，但是这种企图纯粹徒劳，因为相隔这么远，那些可供区别的特征根本就不存在了。

他们隔着一个路口打着手机，同时向对方所在的路口望去。我看不到你，你能看到我吗？花儿说，我也看不见。董永说，那好吧。你站着别动，我过去找你。

董永迅速地考虑了一下。决定先下路口东侧的人行地下通道，然后再



上路口北侧的人行过街天桥。他疾步快走,有时甚至跑起来。从电话里花儿的声音来看,弄不好,花儿会因为他没有讲清地点,和他赌气,发点小脾气。董永在地下通道里跑了起来。董永消失在地下通道,下台阶的时候他的步子紧凑快速,轻松愉快。董永跑了起来,只是小跑,因为地面有些滑。董永又露出地面,他开始恢复为快步疾走,同时向他左侧的路西眺望,上东单北侧路口的天桥时,董永又跑了起来。董永上了天桥,董永又下了天桥。目光四下峻巡,终于看见花儿站在商场门口附近的墙下。

董永下地下通道,在地下通道里跑了起来,董永露出地面,快速跑上行人过街天桥,董永在天桥上快步疾走,然后是下桥。董永看到花儿,来到花儿前面,喘息未定。

花儿半嗔半怒地说,怎么这么磨蹭?

还有什么?

双方的家务自理。如果你过来为我洗衣服收拾房间,我当然会感激不尽,但是我却不能说洗洗涮涮烧菜做饭就是一个女人的本分,并且用女人的本分来要求你或指责你,当我到你那儿的时候,我当然会为你搬一搬重物,换个灯泡,修修坐便器什么的,但是如果我在你那里什么都不干,只知道坐在沙发里抽烟,看电视,等着饭做好的话,你也不能有一点点怨言,明白吗?

明白。

所以,我们在各自单过的时候,当然是家务自理,但是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不是以性别角色来确定责任,好像男的就应该多挣钱,女的就应该多干家务,我们是以地点确定责任的,如果你来我这里,那么收拾房间,买菜做饭等家务自然就由我来承担,而你尽可以享受一切现成的方便与舒适。

那我天天到你这儿来,花儿笑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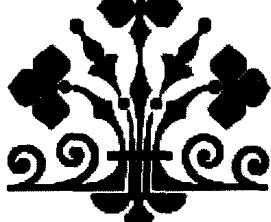
以地点论责任这一点当然是非常明确的,但是我们的收入水平和居家习惯总会有所不同,考虑到你的洁癖,我会尽可能地在你来时把房间收拾得干净一点,但是我这里在总体上的杂乱还是很难变的,所以绝不允许你就被子没叠,东西乱放这一点而责备我。对我来说,我爱叠就叠,不爱叠就不叠,你管不着,明白吗?

明白。

你不能说,当我到你家的时候,你那里搞得跟五星级宾馆似的,而我这里永远像个狗窝,你不能说这不公平。同意吗?

不同意。

为什么?



这不公平。

花儿，这不是一个公平不公平的问题，这是我们是否尊重对方生活习惯的问题，有些夫妻总想改变对方的生活习惯，即使有效也会使对方很不自在，拜访制的形式也正好使这一问题不那么尖锐。我不喜欢叠被我就不叠，甭说是你来了，就是你奶奶来了，也一样。

去你的。

还有收入水平。现在我们挣的工资差不多，还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以后我挣得少了，那么，到你那里就是山珍海味，改善伙食，到我这里就是炸酱面和鸡蛋炒饭。

凭什么呀？

嗨，嗨，花儿，以后我挣得多了，你挣得少了，那就到我这里山珍海味，改善伙食，到你那就棒子面粥就咸菜，行了吧？

这还差不多。

总之，就以地点论责任这一点来说，对双方都是公平的，但是考虑到生活习惯和收入状况的差别，食宿条件和生活水平就不能强求公平了，明白吗？

明白。

那你总结一下。

花儿想了想，她坐在董永对面，董永也不知道她想没想。

双方分开住在自己的房子？花儿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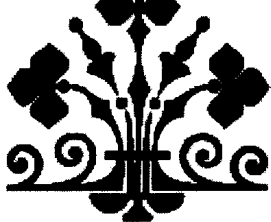
对，见面的时间与地点要经讨论决定，还有呢？董永鼓励说。

经济上各自独立，家务自理，在一起时，以地点论责任，对吗？

总结得很好。

吃麦当劳或肯德鸡通常是花儿的选择，作为妥协，董永虽然可以放弃米饭炒菜，但他宁愿还是去吃马兰拉面或是永和豆浆。慢慢地，他也能以花儿的眼光来体会麦当劳或是永和豆浆店里明亮的光线和宽敞的店堂。那里整洁的桌面和地板，旁边没有人大吵大嚷地劝酒以及偶尔可以听到的背景音乐，都很适合他和花儿坐在那里慢慢聊天。他的视线偶尔越过几张桌子，还会看到有个姑娘坐在角落，或是靠窗的位子上，桌上摊开一本书。窗户很大，玻璃很干净，透过玻璃向外望去，街角的红绿灯和店面门口的灯箱清晰地明灭闪烁，而汽车的黄色前灯红色尾灯则来来回回地移动。玻璃上，室内的陈设与人影因为呈半透明状而显得有些模糊。

他喝着花儿端来的滚烫的红茶或是冰凉的可乐，感到劳累一天之后，



不是直接回到家里，而是在街边与情人相会，隔着整洁窄小的桌面两两相对，讲述分别几天以来各自的琐碎事情，感觉平静美好。虽然这些快餐并非物有所值，虽然在口味上作出一点牺牲，但他还是能在他不习惯的红茶和甜甜的可乐中享受生活。他滴酒未沾也能兴致勃勃，说个不停，好像那些味道千篇一律的汉堡和红茶就已经使他微微沉醉。

相爱之初，总是花儿来访，然后他引领花儿来到街边的餐馆里，两凉三热，大吃一顿。通常花儿喝茶，他喝酒，几杯下肚之后，一个话题才能徐徐展开。客人稀少的饭馆虽然便于谈话，饭菜质量却总是很差，所以话题一般难免围绕着厨师的手艺和服务员的态度。有些饭馆，菜肴色香味俱佳，价钱也公道，但是总会有一桌七八个汉子斗酒聚餐，他们侃山劝酒，兄长弟短，吵吵嚷嚷，乱作一团。他和花儿坐在旁边，虽然饭菜不错，但总的感觉是，要轮到他们发言，估计就得猴年了。

后来花儿指出，你们男人总是顽固地以为，要追女人就得请女人吃饭。好像女人就图你们一顿饭似的。

还不是你们女人给男人造成的这种印象，董永说。

那种势利浅薄的女人不能说没有，但我其实更喜欢与你平等地交流。告诉你吧，当初你的提议，给我感觉，可不太好，我觉得你这人心怀叵测，良民的不是。花儿说。

那现在呢？

现在看你也不是好人。不过你总算还比较坦白，最主要的是和你讨论问题有意思。

不诚实了吧？难道不是因为我浇花的手艺比较好？

去你的，别胡说八道。

问题是，花儿说，现在我天天都想到你这儿来，那怎么办？

那就来好了。

可那还叫什么拜访制呢？噢，我一下班就来，那还不是跟同居一样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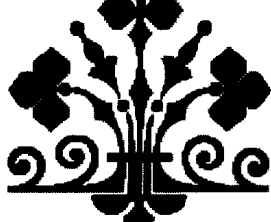
说得对，但这只是目前这种情况，过一段时间，你我都不这么骚了，一切就会正常起来，董永说。

你说正常是什么意思？花儿问道。

我说正常，就是每星期见一次。说实话，董永看了花儿一眼，决定还是说，你现在天天都来，我已经有点烦了。

你烦我了，现在说实话了吧。

那倒不是，关键在于，只要你有自己的住处，只要我知道你随时可以离



开,那么这种烦就不严重。所以,拜访制不是强迫性的,不是迫不得已的,不是说你除了回家就没处可去。如果我们天天都想见面,那就天天见,如果有一天,我们不想天天见了,如果,你有时候需要自己独处,你就可以回到自己家。如果哪天,我们闹点小矛盾,你看我哪儿都不顺眼,你就可以没有任何顾虑地回到自己家,或者是如果我有事情,要加班,我们就可以很方便地分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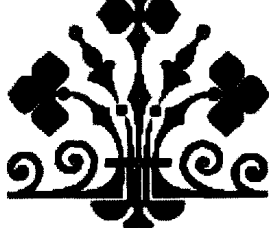
所以,你不让我退掉那房子,花儿说。

即使公共场合,打情骂俏也在所难免,尤其回家之后要做些什么,两人心里都很清楚。因此,床上的缠绵时光往往提前展开。隐秘的话题,情热的言词,暗示到的身体部位以及特别的需要都会在言语调笑中口无遮拦,一一涉及。那些两人亲密相处过程中发明的隐语、明喻、暗喻和种种修辞便派上用场,使他们不必顾虑别人听到,也因为这种修辞,花儿才能平静坦然地和他交谈,而不招致责备和训斥,那些由他发明的词汇被花儿接受下来,也为花儿所使用。比如他把做爱说成是浇花,女人来例假则是印花,花儿左侧的乳房被他称为苹果,右侧则为面包,而花儿的整个身体则用花园来泛指;花儿在上面叫承上,他在上面则叫启下,从前面叫前无古人,从后面叫后无来者,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但是这些语汇总是私人的,任意的,在亲密时光的发明创造纯粹是为了调笑逗趣,而在麦当劳店的角落里,当他向花儿倾诉思念之情时,往往就禁不住在言语之间指点江山,谈论历史。花儿喜欢前无古人,而他则喜欢间或后无来者。

只要有可能,只要花儿不烦,董永还是愿意去吃马兰拉面,因为那里可以抽烟。而麦当劳或肯德鸡甚至永和豆浆这种鬼地方不提也罢,有时谈兴正浓,或者想不起什么话题,两人因为吃饱而发呆时,董永总是禁不住想要抽上一口。

傍晚时分,在麦当劳店里,花儿坐在他的对面,两人面对同一个托盘,边吃边谈。快餐嘛,与中餐的炒菜不同的是,所有食物都经自己取来,摆在那里,再也没有任何悬念,他们甚至无法就菜肴谈论什么,他们没法说,你看这个菜点对了,那个菜的量挺实惠,这个味道不错,那个味道不行等等。当然,也不再有什么等候菜肴一个个上来时的期待之感。一切都已如此现成,一切都已一成不变。

他喜欢夏天的麦当劳。他根本不喜欢麦当劳,只不过为了花儿,他也可以接受它。夏天的麦当劳,冷气开得很足,花儿穿着裙子,用嘴含住吸管喝可乐的形象,安静可爱,有些俏皮。她偶尔抬起眼来看看你,或者絮絮叨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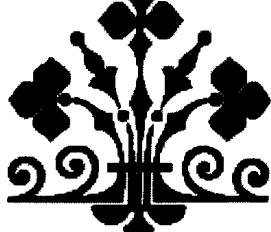
地问你吃饱没有，还要些什么。好像既然由她请客，这里就是她的领地，而她的确有种如鱼在水的自得感。是的，他的确也很喜欢先坐在位子上，看着她敏捷自信地，一手拿着钱包走向柜台，耐心地排队，有时用空着的那只手撩一下头发。对于他吃什么，吃多少，她早已心中有数。在两人初坠爱河情浓欲炽的初期，他喜欢一进门就拥抱她，亲吻她，在她的颈间感受她的肌肤和发丝混合的芬芳气息。花儿端着放有汉堡、薯条、冰激凌等食物的托盘向他走来，远远地看见他时，还向他笑一下。她的步态在优雅之中还有些小心翼翼。他从她的后背将她的衣服撩起，把手伸进去，将她胸罩的小扣解开。一个巨无霸、一个汉堡包总是被他三口两口地吃完，然后他才能慢下来，用薯条沾着蕃茄酱吃着玩。当然，薯条既不好吃，也不好玩儿，它们只是一种类似香烟的代替物。总而言之，他喜欢的还是和花儿这种寻常相处，随便谈天的日常气氛，只有当他将花儿去掉包装，横放在床的时候，他所面对的才是一场真正盛宴的开始。面对他和花儿之间托盘上的食物，他慵懒草率，百无聊赖，而面对花儿本身，他则热切贪婪，不知餍足。现在，水果芬芳、面包松软、肉质肥滑细腻、汁水痛快淋漓，迫不及待的品尝和风扫残云的大嚼大咽使他看上去像一个真正的饕餮之徒。花儿用纸擦擦嘴巴，并且看着他将自己的嘴巴擦净，两人对视一眼，是的，现在可以走了。他推动麦当劳沉重的玻璃门，让花儿先走，然后他们来到夏日的街头。他双手按住花儿的屁股，用身体恣意冲撞，快感强烈。他挽着花儿的手，行走在路边根根柳丝下的便道上，继续着刚才的话题。

董永第一次比较清楚地向花儿讲明他的设想时，花儿的态度是开放的、积极的，并且很自然地接受了大致的框架，但是花儿对这一设想还不免心存疑虑，常常就一些细节纠缠不休。比如说，如果没有意外，我们会在周末相聚，但是中间我想你了怎么办？花儿问。

董永答道，比较原则的说法是，一方无论什么原因，比如感到寂寞、消沉、生病、工作遇到挫折、有人想浇花，或者就是想有人陪伴时，他可以向对方提出请求，而对方就有义务有责任在家招待或是去探望对方，但是，请注意但是，相见与否和以何种方式相见，则要经过讨论决定。如果对方说，不行，我今天加班，我最近比较累，或者我今天有应酬，或者没什么别的原因，就是这两天不想见面，那么提出要求或是建议的一方就要尊重对方的愿望，虽然对方有责任来陪她，但是她却没有那种理所当然的权利来进一步要求，或是根据责任的说法来谴责对方，你明白吗？

按你的意思，如果我想见你，而且想让你来看我，那么，虽然你愿意见





我,但就是不愿意来,如果我也不愿意去你那里,那我们不是僵住了吗?那怎么办?

那也没办法,如果你那么任性,我只好让步,我去看你就是了。

真的吗?你有那么好?

我好不好还不是关键。如果你想见我,而我不想见你,或者我在见面方式上拒不让步,你不能认为,不能说什么,我没尽责任,我自私,或者这就说明我已经不爱你了。这里的关键是,对于面对请求的一方来说,他的责任就是尽他的义务,而他的美德则是体贴,对于提出要求的一方来说,虽然他尽可以提出他的请求,不必有什么顾虑,但是她必须尊重对方的愿望,他应该诚惶诚恐,谦卑有礼,

花儿打断董永说,得得,不至于吧?

看来我得给你示范一下。

好,好,我看着。

我打通你的电话,说喂,是花儿吗?

是我。

今天过得怎样?

还好啦。

花儿,我很想你。董永边学边评论说,你看,这是在表达感情。

噢,是吗?昨天不是刚刚见过吗?

我心情不太好,很想见你,你今天能来吗?

唉呀,我今天跟同事约好了去打球的。

不能取消吗?

不能,做人要讲信用。花儿开始坏笑。

那我去你那儿好不好?

唉呀,打完球还得吃饭,恐怕会挺晚的了。花儿说,

没关系,那我晚点去好不好?

不好。

嗨,花儿,你不能光说不好,你多少应该给出一点解释。怎么了?你不想见我?

不是,人家今天身上不方便。

那我保证不骚扰你行不行?

你能保证?

我保证。